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宋 文 鑑

(一十)

呂 祖 謙 次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宋 文 鑑

(一十)

呂祖謙詮次

國學基本叢書

宋文鑑卷第八十七

序

皇祐會計錄序

奉國軍衙司都目序

送楊鬱林序

劉景烈字解

送湖南某使君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送張摠之温州司理序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唐史論斷序

伊川擊壤集序

洛陽耆英會序

序賻禮

送陳升之序

田況

錢彥遠

劉敞

劉敞

劉敞

蔡襄

蔡襄

蔡襄

孫甫

邵雍

司馬光

司馬光

王安石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

故蹟遺文序

王回

皇祐會計錄序

田況

在昔冢宰制國用必度歲之豐寡謹出入之式澹以馭其用至通三十年之率以防不給其裁節過殺精
 密重慎可知也已古今世遠兵農殊業賦貢常入不足更用幹計權利其涂百出有唐鹽鐵戶部度支分
 釐使務謂之三司兵禍仍積邦財賈耗至用宰相主之以重其事明宗乃專立一使以惣其任國朝又嘗
 各置使領事多盤違無所從稟故復合而為一周官六典文昌萬事過半在於茲矣以秦漢言之則兼大
 農少府將作水衡之職以唐五代之言則包租庸地稅戶口國計之名其寄重憂深非羣司之擬也國家
 不享海內化際日出養兵之法與古不侔祖宗繼承募置增衍康定慶曆中夏戎阻命邊關益戍釋販舍
 未爭隸軍籍校之景德祥符歲數幾一倍矣是以經費日侈民力屢疲垂今十五年未克如舊加以吏員
 歲溢恩廕例繁冗食待次不可勝紀幸上叡聖恭儉憂民節用內疎聲玩外簡游幸至於廣內祕殿裁損
 渥飾嚴籩池囿率多權廢不急土木一切停罷近詔應不急土木一切權罷舊制禁中歲新戶隔欄檻朱
 池御座龍艦金碧宏麗始費不貲收回請繕飾上面論曰此實無用可撤毀之勿橫費也臣以顯以安邊
 斷鐵小碎之材毀無所用願粗修補不使壞可也上從之其它去奢從儉德音非一不可殫也顯以安邊
 柔遠清心息事為本征繕或闕時發內府緡帛以濟之故計臣得以深自率勵未罹咎譎誠為幸哉必欲
 酌祖宗之舊參制浮冗以裕斯民則繫乎岩廊之論非有司之事也臣材策闇短久當大計雖內自竭盡

而績無最尤。若夫內外之盈虛，出納之慎忽，商貨之通滯，法令之峻遲，朝夕詢求，則不敢懈。先朝權三司使公事，丁謂嘗編景德會計錄，上之，逮今四紀餘，利害贏虧，變通損益，多非近制矣。臣今略依謂之所述，集成皇祐會計錄六卷，一戶賦，二課入，三經費，四儲運，五祿賜，六雜記，其出入之數，取一年最中者爲準。精要者采緝之，冗釀者刪除之，如謂所錄郡縣疆里，復以宮館祠宇附贅其下，此皆不取。至於糧芻運饋，國之大計，故特爲儲運一篇，以補其闕。每卷之首，別爲題辭，今昔之隆汙，置廢之是否，庶可見其崖略矣。冒瀆皇覽，伏深戰汗。

奉國軍衙司都目序

錢彥遠

詩曰：王之瓜牙，言吏士鋒銳，能搏噬奇邪也。故軍將皆建旗于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約束，稟進退，悉趨其下。近世重武，通謂刺史治所曰牙，緣是從卒爲牙中兵，武吏爲牙前將，俚語缺誤，轉稱爲衙。唐自開元至五代間，衙將最重，皆督千人，兼檢校臺省官，猶春秋陪臣，非才幹勇略，不授國初芟誅奸雄，斂威銷萌，出儒臣守郡，始募城郭子弟，或里胥雜補，唯得筦倉庫部飛輓，趨擯呼指爾，乃立條教，以均勞逸，視比例以參輕重，考歲月以敘等級，愛民甚矣。天下壹也，就有風俗，便宜亦從而小殊。明州漢之鄞縣，本朝賜節度額，其地東濱海洋，羣山聯屬，田墾且隘，蠡廡錯出，居人砮窳偷生，喜輕衣甘食，無蓄積之實。衙將員雖百有二十，貲產視它郡爲瘁，典吏乘隙，骫枉重困，握粟出卜，訟訴繁興，昭文學士陸君下車，明年彥遠得爲通判官，會按察使符俾釐正簿領，復命鄞主簿何世昌侑焉，頗蠲除舊弊數端，悉條列使合法令，而附近人情，衆以爲便，仍獻狀按察二使，旣成，題曰衙司都目，因書本末篇首。

送楊鬱林序

劉敞

鬱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以炎瘴霧露爲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部荊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汎然不以爲喜。聞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爲憂。如他日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爲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爲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生而養交。以饜富貴。真若長者。一旦有意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辟。世常有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內。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劉景烈字解

劉敞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末可以斃牛。兵無長短。劍無單復。應敵施巧。倏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似儒者。予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略爲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爲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夷狄。尙多恣睢者。設使囚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遂少哉。而久處未試。予是以惜之。他日因燕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爲釋可也。以爲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予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中行之臣。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彼可以永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

無窮。而人之生有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蠢然作。蟄然止。則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於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聲。丹青狀其貌。簡策敘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烈如何。座客相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送湖南某使君序

劉敏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爲君。以舜爲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爲君。以禹爲相。而有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獨得己而已之乎。夫蠻夷異類。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獾狃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糗糒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略之路。而勿爲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教之。使去其穴。則固可取也。若夫恥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爲致人。而致於人。釁於勇而嗇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僥幸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臣不爲昔者三苗之事。益贊于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末御外方將帥臣。鬪釁輒發。藉土地。聚貨財。招徠僇勇士。務刺擊爭鬪以爲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寢長。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興。武人縮

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提持飲食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起開說。古先王治道而爲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旣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宥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任之。武人剝去角牙。磨治平聲壯戾。妥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校。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能自立。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爲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張惣之温州司理序

蔡襄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已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重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決之。其大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棄之。故曰。守之責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專其重。而不得專其官。有昏耄柔懦。則事叢而下。有徧怒奇憐。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敏。則務乎簡歷。日召而前。頤指教敕。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遷就而爲之。使冤者不得吐其臆。鞠者不得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爲之。期止於是。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諮于從事。謀于監郡。上于太守。而又質于掌法者。若文不比。囚不直。則移而讞之。衆皆可焉。班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學修文。行之廉厚。復爲理官。使主郡者賢。

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總之宜如何爲心哉。夫與鼓瑟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指異事以規。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襄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其所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貧勤墮。冤讎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今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黃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爲獄官。洫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今之爲縣。從可知矣。故予序其行。旣屬子思以爲令之重。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唐史論斷序

孫甫

古之史。尙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尙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爲史者從而記之。又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

出於季世。觀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爲。傳之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爲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爲惡者衆。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輝光於世。此又所以爲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爲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蓋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雜亂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竣其臣歿。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臯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云。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

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紀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隸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尙編年。紀傳不可爲乎。答曰。爲史者。習尙紀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尙僻恠。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常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很忌庸儒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不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恠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敘事詳備。差勝於佗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佗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違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亂。不可全法尙書春秋之體。又不放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尙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

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書。各有司存。爲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竢刪潤其文。後以宮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臥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況才力不盛。敘事不無疎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由。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毋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爲世鑒矣。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愍。榮達則專于淫。洗身之休感。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耶。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

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利內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性情。曾何累于情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爲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爲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皆圖

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旣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乎。其勳業闕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尙齒不尙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亦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守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尙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祕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序賻禮

司馬光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從學志在爲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尙也近世史氏專取高官爲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而民間爲甚至有初喪親賓具酒肉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爲常恬不知恠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過人於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摘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永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爲生兄或時酗毆文粲其鄰人不平而唁之文粲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臺亨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

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錢。且爲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佗人助之珠玉曰舍。車馬曰賻。貨財曰賻。衣服曰襚。今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久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也。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鄰縣。由鄰縣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書不足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及周文燦。蘇慶文。臺亨。所爲以傳於世。庶幾使爲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

送陳升之序

王安石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竢。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佛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楊。得友曰孫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巳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

安石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委余擇其佳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故蹟遺文序

王回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爲最壽者。惑於外也。彼徒見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顯刻之。安於屋壁山岩之中。藏覆遮護。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傷。則以爲傳於萬世不朽矣。然而存於今者。